

速写的本质就是向生活靠拢

■潘行健 广州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教授

在快速完成的速写过程中,作者的主观因素是否应该又如何能够更多地参与到作品中,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并在感受生活与记录生活的实践中坚持探索,希望能够用作品对上述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

我的速写,大部分画于有一定生活基础的情境中。无论是珠三角水乡、南国渔港、椰乡、海港、工厂、部队……在与表现对象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我获得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感受。有了这样一种认知基础,任何引起作画冲动的就不仅仅是瞬间的表象而能够与总体认知相联系。

自20世纪50年代我就与珠三角结缘,下乡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对水乡收获季节的感受最为深厚。冬日下新谷开晒,一片金黄。在晒场上,我天天与水乡人一道享受丰收的喜悦,一道沐浴着南国的暖阳,一道期盼来年的日子……晒场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美好:那忙碌劳作或间歇休息的人们,那高低大小不同的谷堆、草垛,那随意摆放的箩筐、谷耙……都在传递着各种收获的信息,都是我速写创作的题材。

从感受生活、表现生活的角度看,这些速写并不亚于我们习惯所指的“创

作”,它以“生活第一性”的特质让人们看到了生活的真实、生动和鲜活。

我很重视这种有生活认知作底蕴的形象感受——既保持了物象第一性的鲜活,又融合了作者感受的判断与把握,使视觉有了意义,使画面中的生活有了厚度,使作品的创作意味增强。

对速写工具与技法,我持开放的态度。铅笔、炭笔、钢笔、毛笔、色彩等都可以作画,一种工具也有多种技法。置身于生活中,丰富的感受不仅能引发作画的冲动,也必然引领自己对技法、语言的选择、寻找,乃至发现、创造。

在我所有的下乡速写中,海南椰乡速写的技法语言之所以最为多样,且有所发现与突破,就在于那次下乡时,我一踏入椰林就被深深地吸引,对椰林的强烈感受成了创作的动因,也成了速写的主导——把感受的记录、构思的酝酿、技法的探索(版画如何表现椰林)与素材的收集汇集在一起,拓展了速写的艺术功能,扩大了速写的表现空间,使速写作为一门独立艺术样式的创造性得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这种创造意识伴随着从获得感受到作品完成的全过程。正是其中,我让生活感受能凭借所选择的最适合的技法尽可能充分地呈现在作品中,成为创



2025.5.11
星期日
责编:管瑜
美编:任东梅
校对:王萃

■潘行健
风平浪静
速写 1960年

作的某种起点。

我一直注重感受生活、记录生活和加强两者的互动,以提升对速写的主观参与,拓展速写表现生活的艺术功能。

以创作为参照,向生活靠拢,以提高作品的生活表现功能与生活容量。在这个对我来说由不太自觉慢慢变得

比较自觉的过程中,我的速写有了新的追求,获得了可以不断提升的空间。

速写的过程,说到底还是向生活靠拢的过程。几十年的生活速写实践,于我而言,最大的收获不仅是有了大批速写作品,而且对生活认知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不断的提升。

期待书法小品

■王世国 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

4月14日,中国书协发布了“全国第二届书法小品展”(以下简称“第二届”)拟入围作品公示,它预示着相隔十多年之后,万众期待的第二届即将开展。自2013年全国首届书法小品展(以下简称“首届”)以来,书法繁荣发展,书坛热闹喧嚣,展览眼花缭乱;在巨大的展厅中,巨大、奇怪、荒率的书法形态迅速成为吸引眼球的主角,受到追捧,“假”“大”“空”的书法弊病也随之产生,而且愈演愈烈。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书协再次推出小品展,具有纠正时弊,让书法创作从追求展厅效果回归到书斋传统,以小见大,修身自省的现实意义。我相信,书法小品

虽不抢眼,但能养眼,它那小巧、文雅、精致的形制和气息,及其特有的“书卷气”,定会令人耳目一新。

相比之下,两届征稿大有不同。首届征稿并没有得到地方书协的足够重视,投稿多为个人自发行为;第二届征稿时各地热烈响应,全力以赴,有针对性地组织培训,积极“备战”、投稿。首届征稿并未限定每人一件作品,故有多投者;第二届限定每人一件,投稿者总数却大增,比首届整整多出两倍。首届征稿对作品内容未有明确要求,第二届明确要求“以日记书信、题跋札记、诗词联语、小品文等短章为主”。首届征稿对违规行为处罚规定较笼统,第二届则专列一则,对未按规定面试、代笔、临摹、抄袭、集字、剽窃,

以及一稿多投等违规行为有处罚措施,更加细致严谨。首届对入围作者也有公示,但只见名单不见作品;第二届不仅有名单,而且将数百件作品图片挂在网,评选更加透明,更有利于社会监督。

由此可见,第二届征稿工作更加完善,评审标准也旗帜鲜明。不过,从发布的拟入围作品图片来看,一些作者仍受“展厅书法”的影响,并未理解和把握书法小品的审美特质,只是将作品的尺幅缩小,书写的却并非“短章”而是长篇,状如蝇头的小字塞满小品,全无气韵;有真的将小品写“小”了,拘谨小气,索然无味。

其实,尺牍、扇面、斗方、手卷等小品本质上是传统的文人书法,有书

卷气;欣赏小品需近观细看,甚至要反复玩赏。书法小品虽不抢眼,但能养眼,如《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可沁入人心,达到心与书的交流,实现书家与观者在精神上相互往返,令人印象深刻。在创作上,小品虽然不能像大尺幅作品那样以气势摄人心魄,但可以有趣味,有细节,可耐看,很精雅,有着让观者如沐春风的神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代小品创作要有时代气息,充分运用夸张、变形、对比、变化等现代形式构成手法,细小处如涓涓溪流,硕大处似滔天巨浪,通篇有起伏,有高潮,节奏铿锵,细节丰富,这样便能以小见大,有大格局、大气魄、大境界,尺幅有千里之势。

江湖字体请勿挂“国潮”名号

■梁志钦 资深媒体人

日前,天津美术学院院长邱志杰在社交媒体上对近年来充斥在商业广告、包装设计的一些字体的审美提出尖锐批评,“毛刺很多、飞白很多、提按顿挫很大”。邱志杰的声音再一次把前些年便引起过热议的所谓“国潮书法”推到风口浪尖。在邱志杰看来,这反而是“日式字体的特点”,他甚至给这一类字体命名为“武士道书法”。

近年来,游戏广告、餐饮海报等设计中涌现出一类风格多以凌厉的飞白、夸张的提按顿挫和棱角分明的笔触为特征,试图通过视觉暴力吸引眼球的字体,网络称之为所谓“国潮书法”,但实质是“江湖字体”,邱志杰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种风格是“文化暴力与审美降维的合谋”,将书法异化为“视觉炸药”,剥

离了其“书以载道”的文化内核。

早在2021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总编辑林阳就以《电脑字库应杜绝“江湖字体”》为提案引起广泛关注,2022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副主席张继也提出《字库行业要严把书法字体质量关》。同一年,为进一步规范出版、影视及相关新媒体等大众传播媒介汉字使用,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出版协会等11家协会、学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使用汉字的倡议》,其中便提到,加强字库字体使用审核把关,对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电影、电视、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及相关广告、宣传品等,“抵制忽视汉字书写规范、书写技法和文化内涵、审美特征,故意将汉字笔画和结构进行粗俗、草率夸张变形的‘丑书’‘怪书’类信息化字体产品”。

既然相关的专家和专业组织都如此重视上述现象,为何“江湖字体”依然活跃于公共领域?

在邱志杰的批评声音传出之后,某设计平台立刻发起了一场“我们的字体现在问题很大吗”的讨论,在这场讨论里,某字体设计师认为,尽管“国潮字体”不够美,“但在商业上,足够吸睛、足够有表现力,就有当下存在的合理性。”而另一位设计师则认为,“毛笔字的炸裂效果确实很适合当代商业设计的需求。一个商业设计,商家要求用最少的钱最快的速度得到最好的回馈,设计师只能妥协用现有的字库字体去拼。”

由此可见,“江湖字体”的流行,实质是商业逻辑对文化传统的漠视和经典美学的消解,当商业资本将书法异化为“视觉诱惑工具”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审美格调,更是文化主体性。回望东晋王羲之

在《书论》中说:“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这里的“迟急”“曲直”“藏出”“起伏”说的都是用笔过程中行笔的变化。北宋苏轼也曾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清代翁方纲更警示,“专凭己意而不明古法者,终难登堂。”传统古法在书写中始终没有脱离核心,但“江湖书法”为了追求感官上的“豪爽”,强化了视觉力量感。枯笔飞白被肆意放大,提按顿挫异化为机械化的棱角,墨色对比沦为刺激感官的工具。也正如中央美院教授刘彦湖所言,此类设计“让书法成为肌肉男”,失去的不但是虚实相生的美学本质,更失去了文人书法中“藏露相济”的哲学智慧。

无奈的是,这种“伪传统狂欢”居然还披着“国潮字体”的外衣,当书法从“心画”退化为“视觉冲击”的畅快,其承载的哲学意蕴与文化传统也随之消散。